

儒林外史

(中)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

儒林外史

(中册)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
儒林外史
(中册)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：新疆电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00 印张 2333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—5631—0730—4/G·416

定价：108.00 元 (共十八册)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…… (1)
-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…… (8)
-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…… (15)
- 第二十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…… (22)
-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归 愧廷玺安庆招亲…… (29)
-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取妻…… (36)
-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…… (43)
-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…… (49)
-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…… (56)
-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…… (63)
-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…… (70)
-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…… (78)
-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…… (84)
-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…… (91)
-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片君辞爵还家…… (98)
-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…… (104)
-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…… (111)
-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…… (118)
-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…… (125)
-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…… (131)

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

话说牛浦郎在甘露庵里读书，老和尚问他姓名，他上前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我姓牛，舍下就在这前街上住，因当初在浦口外婆家长的，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。不幸父母都去世了，只有个家祖，年纪七十多岁，开个小香蜡店，胡乱度日，每日叫我拿这经摺去讨些赊账。我打从学堂门口过，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，因在店里偷了钱，买这本书来念，却是吵闹老师父了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我方才不是说的，人家拿大钱请先生教子弟，还不肯读；像你小檀越偷钱买书念，这是极上进的事。但这里地下冷，又琉璃灯不甚明亮，我这殿上有张桌子，又有个灯挂儿，你何不就著那里去念，也觉得爽快些。”浦郎谢了老和尚，跟了进来，果然一张方桌，上面一个油灯挂，甚是幽静。浦郎在这边厢读书，老和尚在那边打坐，每晚要到三更天。

一日，老和尚听见他念书，走过来问道：“小檀越，我只道你是想应考，要上进的念头，故买这本文章来念；而今听见你念的是诗，这个却念他则甚？”浦郎道：“我们经纪人家，那里还想甚么应考上进，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。”老和尚见他出语不俗，便问道：“你看这诗，讲的来么？”浦郎道：“讲不来的也多，若有一两句讲的来，不由得心里觉得欢喜。”老和尚道：“你既然欢喜，再念几时我把两本诗与你看，包你更欢喜哩。”浦郎道：“老师父有甚么诗？何不与我看看？”老和尚道：“且慢，等你再想几时看。”

又过了些时，老和尚下乡到人家去念经，有几日不回来，把房门锁了，殿上托了浦郎。浦郎自心里疑猜：“老师父有甚么诗，却不肯就与我看看，哄我想的慌。”仔细算来，“三讨不如一偷”，趁老和尚不在家，到晚把房门撬开，走了进去。见桌上摆着一座香炉，一个灯盏，一串念珠，桌上放着些废残的经典，

翻了一遍，那有个甚么诗？浦郎疑惑道：“难道老师父哄我？”又寻到床上，寻著一个枕箱，一把铜锁锁着。浦郎把锁撬开，见里面重重包裹，两本锦面线装的书，上写“牛布衣诗稿”。浦郎喜道：“这个了！”慌忙拿了出来，把枕箱锁好，走出房来，房门依旧关上，将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，不觉眉开眼笑，手舞足蹈的起来。是何缘故？他平日读的诗是唐诗，文理深奥，他不甚懂；这个是时人的诗，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来，故此欢喜。又见那题目上都写道：“呈相国某大人”，“怀督学周大人”，“娄公子偕游莺豆湖分韵，兼呈令兄通政”，“与鲁太史话别”，“寄怀王观察”，其余某太守、某司马、某明府、某少尹，不一而足。浦郎自想：“这相国、督学、太史、通政以及太守、司马、明府，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，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，并不要进学、中举，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，何等荣耀！”因想：“他这人姓牛，我也姓牛。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，并不曾有个名字，何不把我的名字，合着他的号，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，这两本诗可不算我的了！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！”当晚回家盘算，喜了一夜。

次日，又在店里偷了几十个钱，走到吉祥寺门口一个刻图书的郭铁笔店里柜外，和郭铁笔拱一拱手，坐下说道：“要费先生的心，刻两方图书。”郭铁笔递过一张纸来道：“请写尊衔。”浦郎把自己的小名去了一个“郎”字，写道：“一方阴文图书，刻‘牛浦之印’；一方阳文，刻‘布衣’二字。”郭铁笔接在手内，将眼上下把浦郎一看，说道：“先生便是牛布衣么？”浦郎答道：“布衣是贱字。”郭铁慌忙爬出柜台来重新作揖，请坐，奉过茶来，说道：“久已闻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，轻易不肯会人，相交都是贵官长者，失敬！失敬！尊章即镌上献丑，笔资也不敢领。此处也有几位朋友仰慕先生，改日同到贵寓拜访。”浦郎恐他走到庵里，看出交象，只得顺口答道：“极承先生见爱。但目今也因邻郡一位当事约去做诗，还有几时耽搁，只在明早就行，先生且不必枉驾，索性回来相聚罢。图书也是小弟明早来领。”郭铁笔应诺了。浦郎次日讨了图书，印在上面，藏得好好的，每晚仍在庵里念诗。

他祖父牛老儿坐在店里。那日午后，没有生意，隔壁开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过来，坐着说闲话。牛老爹店里卖的有现成的百益酒，烫了一壶，拨出两块豆腐乳和些笋干、大头菜，摆在柜台上，两人吃着。卜老爹道：“你老人家而今也罢了；生意这几年也还兴，你令孙长成人了，著实伶俐去得，你老人家

有了接代，将来就是福人了。”牛老道：“老哥，告诉你不得！我老年不幸，把儿子媳妇都亡化了，丢下这个孽障种子，还不曾娶得一个孙媳妇，今年已十八岁了。每日叫他出门讨账，讨到三更半夜不来家，说着也不信，不是一日了。恐怕这厮知识开了，在外没脊骨钻狗洞，淘坏了身子，将来我这几根老骨头，却是叫何人送终？”说着，不觉凄惶起来。

卜老道：“这也不甚难摆划的事，假如你焦他没有房屋，何不替他娶上一个孙媳妇，一家一计过日子，这也前后免不得要做的事。”牛老道：“老哥！我这小生意，日用还糊不过来，那得这一项银子做这一件事？”卜老沉吟道：“如今倒有一头亲事，不知你可情愿？若情愿时，一个钱也不消费得。”牛老道：“却是那里有这一头亲事？”卜老道：“我先前有一个小女嫁在运槽贾家，不幸我小女病故了，女婿又出外经商，遗下一个外甥女，是我领来养在家里，倒大令孙一岁，今年十九岁，你若不弃嫌，就把与你做个孙媳妇。你我爱亲做亲，我不争你的财礼，你也不争我的妆奁，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。况且一墙之隔，打开一个门就搀了过来，行人钱都可以省得了。”牛老听罢，大喜道：“极承老哥相爱，明日就央媒到府上来求。”卜老道：“这个又不是了。又不是我的孙女儿，我和你这些客套做甚么，如今主亲也是我，媒人也是我，只费得你两个帖子。我那里把庚帖过来，你请先生择一个好日子，就把这事完成了。”牛老听罢，忙斟一杯酒送过来，出席作了一个揖。当下说定了，卜老过去。

到晚，牛浦回来，祖父把卜老爹这些好意告诉一番。牛浦不敢违拗，次早写了两副红全帖：一副拜卜老为媒，一副拜姓贾的小亲家。那边收了，发过庚帖来。牛老请阴阳先生择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过门。牛老把囤下来的几石粮食变卖了，做了一件绿布棉袄、红布棉裙子、青布上盖、紫布裤子，共有四件暖衣，又换了四样首饰，三日前送了过去。

到了二十七日，牛老清晨起来，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柜台上去睡。他家只得一间半房子：半间安着柜台，一间做客座，客座后半间就是新房。当日牛老让出床来，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帐子、被褥铺叠起来。又匀出一张小桌子，端了进来，放在后檐下有天窗的所在，好趁着亮放镜子梳头。房里停当，把后面天井内搭了个芦席的厦子做厨房。忙了一早晨。交了钱与牛浦出去买东西。只见那边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镜子、灯台、茶壶，和一套盆桶，两个枕头，叫他大儿子卜诚做一担挑了来。挑进门放下，和牛老作了揖。牛老心里着实不安，

请他坐下，忙走到柜里面，一个罐内倒出两块橘饼和些蜜饯天茄，斟了一杯茶，双手递与卜诚，说道：“却是有劳的紧了，使我老汉坐立不安。”卜诚道：“老伯快不要如此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。”说罢，坐下吃茶。

只见牛浦戴了新瓦楞帽，身穿青布新直裰，新鞋净袜，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后边跟着一个人，手里提着几大块肉，两个鸡，一大尾鱼，和些闽笋、芹菜之类，他自己手里捧着油盐作料，走了进来。牛老道：“这是你舅丈人，快过来见礼。”牛浦丢下手里东西，向卜诚作揖下跪，起来数钱打发那拿东西的人，自捧着作料，送到厨下去了。随后卜家第二个儿子卜信，端了一个箱子，内里盛的是新娘子的针线鞋面；又一个大捧盘，十杯高果子茶，送了过来，以为明早拜堂之用。牛老留着吃茶，牛浦也拜见过了，卜家弟兄两个坐了一回，拜辞去了。牛老自到厨下收拾酒席，足忙了一天。

到晚上，店里拿了一对长枝的红蜡烛点在房里，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，央请了邻家两位奶奶把新娘子搀了过来，在房里拜了花烛。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里，与新人和搀新人的奶奶坐。自己在客座内摆了一张桌子，点起蜡烛来，杯箸安排停当，请得卜家父子三位来到。牛老先斟了一杯酒，奠了天地，再满满斟上一杯，捧在手里，请卜老转上，说道：“这一门亲，蒙老哥亲家相爱，我做兄弟的知感不尽！却是穷人家，不能备个好席面，只得这一杯永酒，又还要屈了二位舅爷的坐。凡事总是海涵了罢。”说着，深深作下揖去，卜老还了礼。牛老又要奉卜诚、卜信的席，两人再三辞了，作揖坐下。

牛老道：“实是不成个酒饌，至亲面上，休要笑话。只是还有一说，我家别的没有，茶叶和炭还有些须，如今煨一壶好茶，留亲家坐着谈谈，到五更天，让两口儿出来磕个头，也尽我兄弟一点穷心。”卜老道：“亲家，外甥女年纪幼，不知个礼体，他父亲又不在跟前，一些陪嫁的东西也没有，把我羞的要不得。若说坐到天亮，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谈谈哩，为甚么要去？”当下卜诚、卜信吃了酒先回家去，卜老坐到五更天。两口儿打扮出来，先请牛老在上，磕下头去。牛老道：“孙儿，我不容易看养你到而今。而今多亏了你这外公替你成就了亲事，你已是有了房屋了。我从今日起，就把店里的事，即交付与你，一切买、卖、赊欠、存留，都是你自己主张。我也老了，累不起了，只好坐在店里帮你照顾，你只当寻个老伙计罢了。孙媳妇是好的，只愿你们夫妻百年偕老，多子多孙！”磕了头起来请卜老爹转上受礼，两人磕下头去。卜老道：“我外孙

女儿有甚不到处，姑爷，你指点他。敬重上人，不要违拗夫主的言，家下没有多人，凡事勤慎些，休惹老人家着急。”两礼罢，说着，扶了起来。牛老又留亲家吃早饭，卜老不肯，辞别去了，自此，牛家嫡亲三口几度日。

牛浦自从娶亲，好些时不曾到庵里去。那日出讨赊账，顺路往庵里走走，才到浮桥口，看见庵门外拴着五六匹马，马上都有行李，马牌子跟着。走近前去，看韦驮殿西边凳上坐着三四个人，头戴大毡帽，身穿绸绢衣服，左手拿着马鞭子，右手拈着须子，脚下尖头粉底皂靴，跷得高高的坐在那里。牛浦不敢进去，老和尚在里面一眼张见，慌忙招手道：“小檀越，你怎么这些时不来？我正要等你说话哩，快些进来！”牛浦见他叫，大着胆走了进去，见和尚已经将行李收拾停当，恰待起身，因吃了一惊道：“老师父，你收拾了行李，要往那里去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这外面坐的几个人，是京里九门提督齐大人那里差来的。齐大人当时在京，曾拜在我名下，而今他升做大官，特地打发人来请我到京里报国寺去做方丈。我本不愿去，因前日有个朋友死在我这里，他却有个朋友到京会试去了，我今借这个便，到京寻着他这个朋友，把他的丧奔了回去，也了我这一番心愿。我前日说有两本诗要与你看，就是他的，在我枕箱内，我此时也不得功夫了，你自开箱拿了去看。还有一床褥子不好带去，还有些零碎器用，都把与小檀越，你替我照应着，等我回来。”

牛浦正要问话，那几个人走进来说道：“今日天色甚早，还赶得几十里路，请老师父快上马，休误了我们走道儿。”说着，将行李搬出，把老和尚簇拥上马。那几个人都上了牲口。牛浦送了出来，只向老和尚说得一声：“前途保重！”那一群马，泼刺刺的如飞一般也似去了。牛浦望不见老和尚，方才回来，自己查点一查点东西，把老和尚锁房门的锁开了，取了下来，出门反锁了庵门，回家歇宿。次日又到庵里走走，自想：“老和尚已去，无人对证，何不就认做牛布衣？”因取了一张白纸，写下五个大字道：“牛布衣寓内”。自此，每日来走走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他祖父牛老儿坐在店里闲着，把帐盘一盘，见欠帐上人欠的也有限了，每日卖不上几十文钱，又都是柴米上支销去了，合共算起，本钱已是十去其七。这店渐渐的撑不住了，气的眼睁睁说不出话来。到晚，牛浦回家，问着他，总归不出一个清帐，口里只管“之乎者也”，胡支扯叶。牛老气成病，七十岁的人，元气衰了，又没有药物补养，病不过十日，寿数已尽，归

天去了。牛浦夫妻两口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卜老听了，慌忙走过来，见尸首停在门上，叫道：“老哥！”眼泪如雨的哭了一场。哭罢，见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，语不得。说道：“这时节不是你哭的事。”吩咐外甥女儿看好了老爹，“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。”牛浦揩泪，谢了卜老。当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里赊了一具棺材，又拿了许多布，叫裁缝赶着做起衣裳来，当晚入殓。次早，雇了八个脚子，抬往祖坟安葬。卜老又还替他请了阴阳徐先生，自己骑驴子同阴阳下去点了穴。看着亲家入土，又哭了一场，同阴阳先生回来，留着牛浦在坟上过了三日。

卜老一到家，就有各项的人来要钱，卜老都许着。直到牛浦回家，归一归店里的本钱，只抵得棺材店五两银子，其余布店、裁缝、脚子的钱，都没处出。无计奈何，只得把自己住的半间房子典与浮桥上抽闸板的闸牌子，得典价十五两。除还清了帐，还剩四两多银子，卜老叫他留着些，到开年清明，替老爹成坟。牛浦两口子没处住，卜老把自己家里出了一间房子，叫他两口儿搬来住下，把那房子交与闸牌子去了。那日搬来，卜老还办了几碗菜替他暖房，卜老也到他房里坐了一会，只是想着死的亲家，就要哽哽咽咽的哭。

不觉已是除夕，卜老一家过年，儿子媳妇房中都有酒席、炭火。卜老先送了几斤炭，叫牛浦在房里生起火来，又送了一桌酒菜，叫他除夕在房里立起牌位来祭奠老爹。新年初一日，叫他到坟上烧纸钱去，又说道：“你到坟上去，向老爹说：我年纪老了，这天气冷，我不能亲自来替亲家拜年。”说着，又哭了。牛浦应诺了去。卜老直到初三才出来贺节，在人家吃了几杯酒和些菜，打从浮桥口过，见那闸牌子家换了新春联，贴的花花绿绿的，不由的一阵心酸，流出许多眼泪来。要回家去，忽然遇着侄女婿一把拉了家去。侄女儿打扮着出来拜年。拜过了，留在房里吃酒，捧上糯米做的年团子来，吃了两个，已经不吃了，侄女儿苦劝着，又吃了两个。回来一路迎着风，就觉得有些不好。到晚头疼发热，就睡倒了。请了医生来看，有说是着了气，气裹了痰的，也有说该发散的，也有说该用温中的，也有说老年人该用补药的，纷纷不一。卜诚、卜信慌了，终日看着，牛浦一早一晚的进房来问安。

那日天色晚了，卜老爹睡在床上，见窗眼里钻进两个人来，走到床前，手里拿了一张纸，递与他看。问别人，都不曾看见有甚么人。卜老爹接纸在手，看见一张花边批文，上写着许多人的名字，都用朱笔点了，一单共有三十

四五个人。头一名牛相，他知道是他亲家的名字。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礼。再要问那人时，把眼一眨，人和票子都不见了，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结交官府，致令亲戚难依，遨游仕途，幸遇宗谊可靠。不知卜老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

话说卜老爹睡在床上，亲自看见地府勾牌，知道要去世了，即把两个儿子、媳妇叫到跟前，都吩咐了几句遗言，又把方才看见勾批的话说了，道：“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，我立即就要去了。”两个儿子哭哭啼啼，忙取衣服来穿上。穿着衣服，他口里自言自语道：“且喜我和我亲家是一票，他是头一个，我是末一个，他已是去得远了，我要赶上他去。”说着，把身子一挣，一头倒在枕头上，两个儿子都扯不住，忙看时，已没了气了。后事都是现成的，少不得修斋理七，报丧开吊，都是牛浦陪客。

这牛浦也就有几个念书的人和他相与，乘着人乱，也夹七夹八的来往。初时卜家也还觉得新色，后来见来的回数多了，一个生意人家，只见这些“之乎者也”的人来讲呆话，觉得可厌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牛浦走到庵里，庵门锁着，开了门，只见一张帖子掉在地下，上面许多字，是从门缝里送进来的，拾起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小弟董瑛，在京师会试，于冯琢庵年兄处得读大作，渴欲一晤，以得识荆。奉访尊寓不值，不胜怅怅！明早丰驾少留片刻，以便趋教。至禱！至禱！

看毕，知道是访那个牛布衣的。但见帖子上有“渴欲识荆”的话，是不曾会过，“何不就叫作牛布衣和他相会？”又想到：“他说在京会试，定然是一位老爷，且叫他竟到卜家来会我，吓他一吓卜家弟兄两个，有何不可？”主意已定，即在庵里取纸笔写了一个帖子，写道：

牛布衣近日馆于舍亲卜宅，尊客过问，可至浮桥南首大街卜家来店便是。

写毕，带了出来，锁好了门，贴在门上。回家向卜诚、卜信说道：“明日有一位董老爷来拜，他就是要做官的人，我们不好轻慢。如今要借重大爷，明日

早晨把客座里收拾干净，还要借重二爷，捧出两杯茶来。这都是大家脸上有光辉的事，须帮衬一帮衬。”卜家弟兄两个听见有官来拜，也觉得喜出望外，一齐应诺了。

第二日清早，卜诚起来，扫了客堂里的地，把囤米的折子搬在窗外廊檐下；取六张椅子，对面放着；叫浑家生起炭炉子煨出一壶茶来；寻了一个捧盘、两个茶杯、两张茶匙，又剥了四个圆眼，一杯里放两个，伺候停当。直到早饭时候，一个青衣人手持红贴，一路问了来，道：“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？董老爷来拜。”卜诚道：“在这里。”接了帖，飞跑进来说。牛浦迎了出去，见轿子已落在门首。董孝廉下轿进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浅蓝色缎圆领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须，白净面皮，约有三十多岁光景。进来行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董孝廉先开口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又读佳作，想慕之极！只疑先生老师宿学，原来还这般青年，更加可敬！”牛浦道：“晚生山鄙之人，胡乱笔墨，蒙老先生同冯琢菴过奖，抱愧实多。”董孝廉道：“不敢。”卜信捧出两杯茶，从上面走下来，送与董孝廉。董孝廉接了茶，牛浦也接了。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间。牛浦打了躬，向董孝廉道：“小价村野之人，不知礼体，老先生休要见笑。”董孝廉道：“先生世外高人，何必如此计论。”卜信听见这话，头脖子都飞了红了，接了茶盘，骨都着嘴进去。牛浦又问道：“老先生此番驾往何处？”董孝廉道：“弟已授职县令，今发来应天候缺，行李尚在舟中。因渴欲一晤，故此两次奉访。今既已接教过，今晚即要开船赴苏州去矣。”牛浦道：“晚生得蒙青目，一日地主之谊也不曾尽得，如何便要去？”董孝廉道：“先生，我们文章气谊，何必拘这些俗情！弟此去，若早得一地方，便可奉迎先生到署，早晚请教。”说罢，起身要去。牛浦攀留不住，说道：“晚生即刻就来船上奉送。”董孝廉道：“这倒也不敢劳了，只怕弟一出去，船就要开，不得奉候。”当下打躬作别，牛浦送到门外，上轿去了。

牛浦送了回来，卜信气得脸通红，迎着他一顿数说道：“牛姑爷，我至不济，也是你的舅丈人，长亲！你叫我捧茶去，这是没奈何，也罢了，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？这是那里的话！”牛浦道：“但凡官府来拜，规矩是该换三遍茶，你只送了一遍，就不见了。我不说你也罢了，你还来问我这些话，这也可笑！”卜诚道：“姑爷，不是这样说，虽则我家老二捧茶，不该从上头往下走，你也不该就在董老爷跟前洒出来，不惹的董老爷笑？”牛浦道：“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

个灰扑扑的人，也就够笑的了，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错了才笑？”卜信道：“我们生意人家，也不要这老爷们来走动，没有借了多光，反惹他笑了去！”牛浦道：“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，若不是我在你家，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。”卜诚道：“没的扯谈！就算你相与老爷，你到底不是个老爷！”牛浦道：“凭你向那个说去！还是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的好，还是捧茶给老爷吃，走错路，惹老爷笑的好？”卜信道：“不要恶心！我家也不希罕这样老爷！”牛浦道：“不希罕么？明日向董老爷说，拿帖子送到芜湖县，先打一顿板子？”两个人一齐叫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？是我家养活你这年把的不是了！就和你到县里去讲讲，看是打那个的板子？”牛浦道：“那个怕你！就和你去！”

当下两人把牛浦扯着，扯到县门口。知县才发二梆，不曾坐堂，三人站在影壁前，恰好遇着郭铁笔走来，问其所以。卜诚道：“郭先生，自古‘一斗米养个恩人，一石米养个仇人’，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！”郭铁笔也着实说牛浦的不是，道：“尊卑长幼，自然之理。这话却行不得！但至亲间见官，也不雅相。”当下扯到茶馆里，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。卜诚道：“牛姑爷，倒也不是这样说，如今我家老爹去世，家里人口多，我弟兄两个，招揽不来，难得当着郭先生在此，我们把这话说一说。外甥女少不的是我们养着，牛姑爷也该自己做出一个主意来，只管不尴不尬住着，也不是事。”牛浦道：“你为这话么？这话倒容易，我从今日就搬了行李出来，自己过日，不缠扰你们就是了。”当下吃完茶，劝开这一场闹，三人又谢郭铁笔，郭铁笔别过去了。

卜诚、卜信回家，牛浦赌气，来家拿了一床被，搬在庵里来住。没的吃用，把老和尚的钵、钹、叮当都当了。闲着无事，去望望郭铁笔，铁笔不在店里，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《缙绅》卖。牛浦揭开一看，看见淮安府安东县新补的知县董璩，字彦芳，浙江仁和人。说道：“是了！我何不寻他去？”忙走到庵里，卷了被褥，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、一架磐，拿去当了二两多银子，也不到卜家告说，竟搭了江船，恰好遇顺风，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。要搭扬州船，来到一饭店里，店主人说道：“今日头船已经开了，没有船，只好住一夜，明日午后上船。”

牛浦放下行李，走出店门，见江沿上系着一只大船，问店主人道：“这只船可开的？”店主人笑道：“这只船你怎上的起？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才走

哩！”说罢，走了进来。走堂的拿了一双筷子，两个小菜碟，又是一碟腊猪头肉，一碟子芦蒿炒豆腐干，一碗汤，一大碗饭，一齐搬上来。牛浦问：“这菜和饭是怎算？”走堂的道：“饭是二厘一碗，荤菜一分，素的一半。”牛浦把这菜和饭都吃了，又走出店门，只见江沿上歇着一乘轿，三担行李，四个长随。那轿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沉香色夹绸直裰，粉底皂靴，手拿白纸扇，花白胡须，约有五十多岁光景，一双刺猬眼，两个鹤骨腮。那人走出轿来，吩咐船家道：“我是要到扬州盐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，你们小心伺候，我到扬州，另外赏你。若有一些怠慢，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！”船家唯唯连声，搭扶手，请上了船，船家都帮着搬行李。

正搬得热闹，店主人向牛浦道：“你快些搭去！”牛浦掬着行李，走到船尾上，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，摇手叫他不要则声，把他安在烟篷底下坐。牛浦见他们众人把行李搬上了船，长随在舱里拿出“两淮公务”的灯笼来挂在舱口。叫船家把炉铫拿出来，在船头上生起火来，煨了一壶茶，送进舱去。天色已黑一点起灯笼来，四个长随都到后船来办盘子，炉子上顿酒。料理停当，都捧到中舱里，点起一只红蜡烛来。牛浦偷眼在板缝里张那人时，对了蜡烛，桌上摆着四盘菜，左手拿着酒杯，右手按着一本书，在那里点头细看。看了一回，拿进去吃了。少顷，吹灯睡了，牛浦也悄悄睡下。是夜东北风紧，三更时分，潇潇飒飒的下起细雨，那烟篷芦席上漏下水来，牛浦翻身打滚的睡不着。到五更天，只听得舱里叫道：“船家，为甚么不开船？”船家道：“这大呆的顶头风，前头就是黄天荡，昨晚一号几十只船都湾在这里，那一个敢开？”

少停，天色大亮。船家烧起脸水，送进舱去。长随们都到后舱来洗脸。候着他们洗完，也递过一盆水与牛浦洗了。只见两个长随扛伞上岸去了，一个长随取了一只金华火腿在船边上向着港里洗。洗了一会，那两个长随买了一尾时鱼、一只烧鸭、一方肉，和些鲜笋、芹菜，一齐拿上船来。船家量米煮饭，几个长随过来收拾这几样肴馔，整治停当，装做四大盘，又烫了一壶酒，捧进舱去与那人吃早饭。吃过剩下的，四个长随拿到船后板上，齐坐着吃了一会。吃毕，打抹船板干净，才是船家在烟篷底下取出一碟萝卜干和一碗饭与牛浦吃，牛浦也吃了。

那雨虽略止了些，风却不曾住。到晌午时分，那人把舱后开了一扇板，一眼看见牛浦，问道：“这是甚么人？”船家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这是小的们带的一

分酒资。”那人道：“你这位少年何不进舱来坐坐？”牛浦巴不得这一声，连忙从后面钻进舱来，便向那人作揖，下跪。那人举手道：“船舱里窄，不必行这个礼，你且坐下。”牛浦道：“不敢，拜向老先生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么，姓牛，名瑶，草字叫做玉圃，我本是徽州人。你姓甚么？”牛浦道：“晚生也姓牛，祖籍本来也是新安。”牛玉圃不等他说完，便接着道：“你既然姓牛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我和你祖孙相称罢。我们徽州人称叔祖是叔公，你从今只叫我做叔公罢了。”

牛浦听了这话，也觉愕然，因见他如此体面，不敢违拗，因问道：“叔公此番到扬有甚么公事？”牛玉圃道：“我不瞒你说，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，那个不要我到衙门里去？我是懒出门。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，也不是甚么要紧的人，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，有些声势，每年请我在这里，送我几百两银，留我代笔。代笔也只是个名色，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，我自在于子宫住。你如今既认了我，我自有用的着你处。”当下向船家说：“把他的行李拿进舱来，船钱也在我这里算。”船家道：“老爷又认着一个本家，要多赏小的们几个酒钱哩。”

这日晚饭就在舱里陪着牛玉圃吃，到夜风住，天已晴了。五更鼓已到仪征。进了黄泥滩，牛玉圃起来洗了脸，携着牛浦上岸走走。走上岸，向牛浦道：“他们在船上收拾饭费事，这里有个大观楼，素菜甚好，我和你去吃素饭罢。”回头吩咐船上道：“你们自料理吃早饭，我们往大观楼吃饭就来，不要人跟随了。”说着，到了大观楼，上得楼梯，只见楼上先坐着一个戴方巾的人，那人见牛玉圃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老弟！”牛玉圃道：“原来是老哥！”两个平磕了头。那人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牛玉圃道：“这是舍侄孙。”向牛浦道：“你快过来叩见，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，常在大衙门里共事的王义安老先生。快来叩见。”牛浦行过了礼，分宾主坐下，牛浦坐在横头。走堂的搬上饭来，一碗炒面筋，一碗脍腐皮，三人吃着。牛玉圃道：“我和你还是那年在齐大老爷衙门里相别，直到而今。”王义安道：“那个齐大老爷？”牛玉圃道：“便是做九门提督的了。”王义安道：“齐大老爷待我两个人是没的说的了！”

正说着稠密，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：前面一个穿一件茧绸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块，后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裰，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，走了上来。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，那穿茧绸的道：“这不是我们这

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？”那穿元色的道：“怎么不是他？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！”不由分说，走上去，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，壁脸就是一个大嘴巴，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，两个秀才越发威风。牛玉圃走上去扯劝，被两个秀才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你一个衣冠中人，同这乌龟坐着一桌子吃饭！你不知道罢了，既知道，还要来替他劝闹，连你也该死了！还不快走，在这里讨没脸！”牛玉圃见这事不好，悄悄拉了牛浦，走下楼来，会了帐，急急走回去了。这里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。店里人做好做歹，叫他认不是。两个秀才总不肯住，要送他到官。落后打的乌龟急了，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，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；才罢了，放他下去。

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。开到扬州，一直拢了子午宫下处，道士出来接着，安放行李，当晚睡下。次日早晨，拿出一顶旧方巾和一件蓝绸直裰来，递与牛浦，道：“今日要同往东家万雪斋先生家，你穿了这个衣帽去。”当下叫了两乘轿子，两人坐了，两个长随跟着，一个抱着毡包，一直来到河下。见一个大高门楼，有七八个朝奉坐在板凳上，中间夹着一个奶妈，坐着说闲话。轿子到了门首，两人下轿走了进去，那朝奉都是认得的，说道：“牛老爷回来了，请在书房坐。”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，过了磨砖的天井，到了厅上。举头一看，中间悬着一个大匾，金字是“慎思堂”三字，傍边一行“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旬玫书”。两边金笺对联，写：“读书好，耕田好，学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。”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。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。十二张花梨椅子。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。从镜子后边走进去，两扇门开了，鹅卵石砌成的地，循着塘沿走，一路的朱红栏杆。走了进去，三间花厅，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。有两个小幺儿在那里伺候，见两个走来，揭开帘子让了进去。举眼一看，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，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，是“课花摘句”四个字。

两人坐下吃了茶，那主人万雪斋方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头戴方巾，手摇金扇，身穿澄乡茧绸直裰，脚下朱履，出来同牛玉圃作揖。牛玉圃叫过牛浦来见，说道：“这是舍侄孙。见过了老先生！”三人分宾主坐下，牛浦坐在下面。又捧出一道茶来吃了。万雪斋道：“玉翁为甚么在京耽搁这许多时？”牛玉圃道：“只为我的名声太大了，一到京，住在承恩寺，就有许多人来求，也有送斗方来的，也有送扇子来的，也有送册页来的，都要我写字、做诗，还有那分了题、